

# 有歌声的地方就是家

## ——苗族保洁员在申城登台放歌的故事



文体社会

在卫生间里听到几句苗歌，成了上海音乐学院硕士生熊曼谕和一群“沪漂”苗族保洁员相识的开始。在长达一年的城市田野研究中，小熊听苗族阿姨们唱了数不清的山歌，并由此萌生了为她们办一场音乐会的念头。上周日，来自贵州黔东南大山深处的朴实歌声在震旦博物馆里响起，自信的歌声穿透了楼宇，同时牵扯出她们把异乡当故乡的故事。



苗族保洁员和上音及其他学校研究人类学的老师们在一起

不需要话筒，没有伴奏，不分声部，这是她们第一次能够在上海拥有自己的舞台。对苗族保洁员来说，有歌声的地方就有家。

尽管是第一次登台，还要面对上百名观众，50岁的杨梅全然没有歌手登台前的紧张，来上海3年了，能撒开了唱，是她埋在心底的愿望。在老家贵州凯棠乡，山头间常常能听到飞歌。干完农活，男人女人围在一起吃饭喝酒，唱着即兴的酒歌，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可是在城市里，人与人的距离似乎近了，心却未必近。

为了这场演出，姐妹们全都请假赶来，大家穿上自己一针一线绣的苗族服饰，佩戴着老家寄来的银饰项链和帽子——这只有在婚嫁节庆等喜事时才可以如此隆重装扮。台上，杨梅激动地唱起了一首写给小熊的歌，台下的小熊红了眼眶。这是她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杨梅不识字，普通话也说得不太好，常常是刚说了两句话，就开口唱起了歌。歌声，于她们而言，是最高规格的待客礼，如果

面前有一碗酒，她一定一口干了，想说的话，都在酒里和歌里。

眼看又要过年了，但是杨梅和丈夫已经3年没回家过年了——为了节约路费，这些钱可以供家里3个孩子上学。她觉得自己吃了没文化的苦，所以在教育问题上特别上心，提到一位同样不识字的保洁员老乡，她骄傲地说：“她儿子是博士啊！”

跟杨梅回家的次数多了，小熊总会听见她唱起一首与上海有关的歌：“针底断线丝，我命如残身。来到上海场，去扫地也行。得到些银两，去培养后生。想多招人，淡如刷锅水。倒人屋后沟，鸭子也不喝……”

想家了，杨梅就打开手机群聊，QQ里的“黔东南十大歌王”交流群有1998人，微信里“苗歌响起黔东南”“有缘千里来相会”“亲友开心快乐群”每天晚上都很热闹。这些群里，只有一段段的语音和视频，点开来听，是散落在天南海北的苗族人在对歌。

杨梅想起自己还是姑娘家的时候，总有

年轻的小伙子到她家门口对歌，一首接一首的情歌，让她早早嫁作他人妇。杨梅夫妻曾跟着同乡在昆明街头擦鞋，后来听说上海工资高，便辗转来到上海。老乡基本都是干保洁的，一三五在一家，二四六换一家，休息时间很难凑到一起。有个老乡刚到上海时还迷了路，大家找到她时，她一脸委屈地说：“上海又没有山，我怎么找得到路呢？”

下班回到家，杨梅对着手机唱：“你下班了没有？吃饭了吗？吃了饭，出来唱歌。”散步至河畔，晚风吹拂着发丝，她唱的是“我这一生漂啊漂，就如同这流水一般”。每一个苗族歌者都是生活的词人，她们所唱的，是民族版的宣叙调与咏叹调。

演出落幕后，不少观众都走上台和歌者们合影。杨梅拉着姐妹的手，在嘈杂的环境下齐声唱起了欢送宾客的歌。这些歌其实就是她们的生活，无论何时何地，家乡的歌声响起，就找到了亲情，找到了一种存在。

本报记者 赵玥



马上评

上海，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移民城市。海纳百川，是上海的城市精神。七八十年前接纳了2万多名犹太人，构建了绵延至今的城市生活方式、文学艺术“洋派”的基础。当时，音乐学院的一半系主任是犹太小提琴家、钢琴家。这两天开始重修的兰心大戏院大堂里，挂着英国芭蕾名伶玛戈芳婷的画像——她当年在上海也是跟着一位白俄犹太人开的蒙……

上海，也对口支援了诸多少数民族地区，例如云南红河州、青海果洛州等等。因而，在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举行之际，常有少数民族孩子也来到上海的舞台上高歌。基本上，他们往来上海演出的路费、演出费乃至生活费，都由上海方面承担。

上海本身，也有46万少数民族人口。回民中学以及上海戏剧学院等高校也都定期定向招收少数民族大中学生。上戏为西藏话剧团培养了整整五代演员、舞美、导演……在上影集团出品的《西藏的天空》里，就汇聚了五代上戏藏族班的力量。摄影家陈海汶聚焦56个少数民族的摄影展“家国印记”也正在举行，这位上海摄影家除了拍摄了1983年的浦江两岸景象直至当下的演变之外，还跑遍祖国山河，留下了56个少数民族的生动画像……

少数民族中，颇有一大批天生的歌手。他们从大山、河畔走出来，以歌声抵达上海，尤其是经常招收少数民族歌手的上海音乐学院。早先，有因《唱支山歌给党听》名满天下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如今有依然留校教学的彝族声乐教授杨学进……上海每年还会举办“世界音乐季”——汇聚了环球各国民族民间音乐家，来到上海新天地、虹桥绿地以及上海大剧院，演绎各自心声。

上海是一座有温度的城市，也是一座能让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人感到温暖、美好生活的城市。这些苗族妇女在上海，走上了舞台，开心地唱起了苗歌。

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这或许才是一座城市的魅力所在。

这里有故乡的感觉

朱光



对着手机在网络上与老乡对歌，是这些苗族保洁员生活中的一大乐事



扫一扫 看视频



张么往和张春花在演唱

上音音乐人类学专业研二的熊曼谕不久前交了她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研究内容就是在沪苗族务工妇女的音乐生活。不过她和导师萧梅都认为，真正的开题报告，是从这场音乐沙龙活动开始的。

音乐人类学，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其实，这个专业就是把音乐放到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当中研究它，研究文化当中的音乐，或者研究音乐文化。十几年前，上音音乐学系教授萧梅帮助侗族大歌申请非遗时就关注到，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是个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几年前，萧梅听说了这群苗族保洁员的存

在，就想和学生们做她们的音乐义工，直到熊曼谕考入自己门下，这项课题才算真正启动。

这是一群来自贵州省凯里市凯棠乡的中年妇女，基本是上世纪60至70年代生人。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依靠同乡好友“一带一”的介绍关系来到上海打工，在地铁站、商场、

产业园区等地从事保洁工作，居住在宝山区大场镇、场中路、上海火车站等地，工作、生活相对分散。

凯棠苗歌是贵州苗族音乐中非常重要且独特的种类之一，按曲调可分为飞歌、酒歌、情歌等等。这群在上海的苗族妇女，工作之余会用手机在微信群里对唱苗族情歌，也会用K

歌软件记录自己新编词的苗歌并分享给苗族群的姐妹，如情歌《春之歌》《小小红叶柴》等，歌词内容围绕她们打工生活的日常与心态，某些歌曲还会配上流行音乐伴奏。她们还会组织家庭聚会，偶尔唱苗族酒歌。

在研究过程中，萧梅给熊曼谕的建议是，对这群苗族妇女音乐生

# 她们的研究刚刚开始

## “音才助飞”项目关注非音乐家群体

活的研究正可以补足社会学、人类学在心态和情感研究上的不足。在与苗族阿姨长达一年的交往中，熊曼谕与她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但这项研究还远未结束。这次活动是项目入选上海音乐学院“音才助飞”项目后的阶段性成果，接下来，小熊已经打算好了，要攻读博士继续这一课题的研究。透过对这群苗族妇女日常打工生活与城乡流动的歌唱时刻的描写，她将以音乐民族志的方式，在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网中，对其歌唱行为进行“深描”，进而探索她们在城市中歌唱的意义。

本报记者 赵玥